

WUSUDSHICONG



无所适从

张伟明 著

作家出版社

张伟明 著

无所适从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所适从/张伟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63-1591-2

I. 无…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097 号

无所适从

作者: 张伟明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8 千

印张: 7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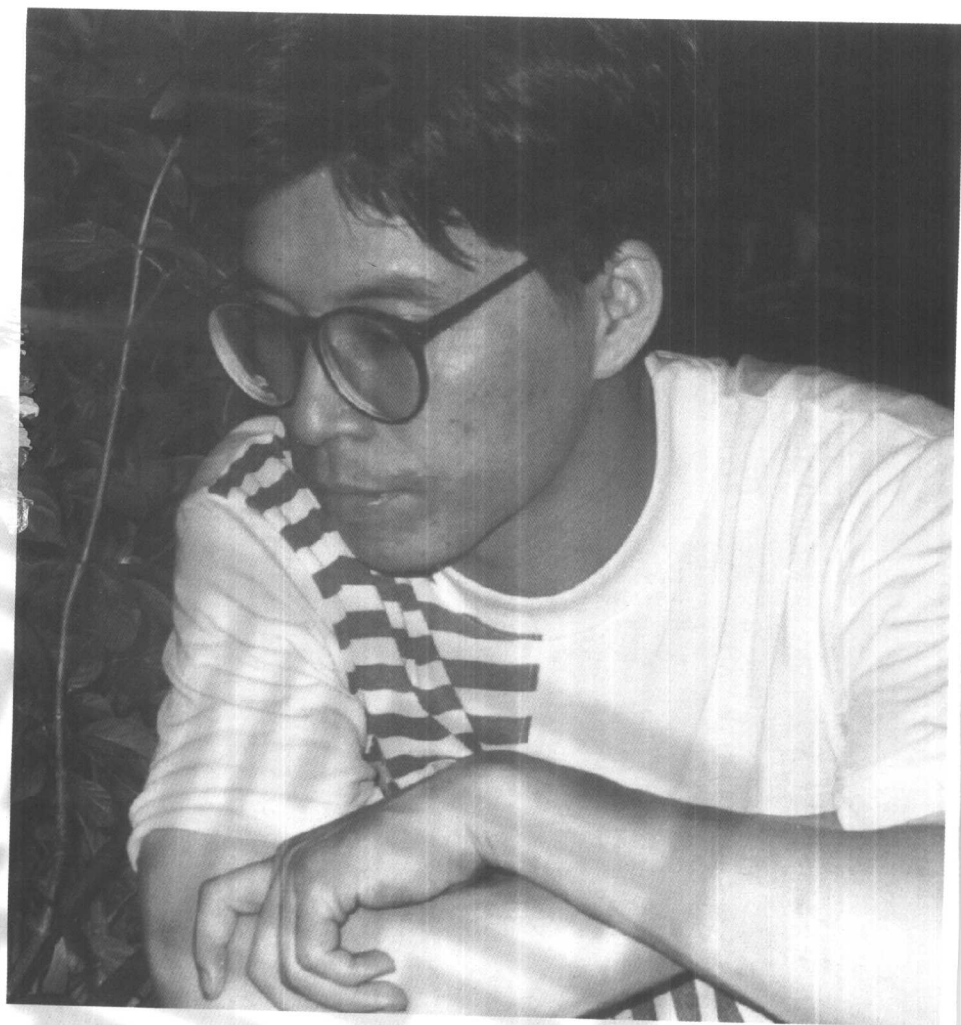
版次: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91-2/I·1579

定价: 1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伟明

松偉明

字据孤独我就字据着白乙，字
据着白乙，我就字据~~着~~^了孤独。字据孤
独也就字据着^{一份}独立，字据孤独
也就字据着^{一份}拒绝，字据孤独
也就字据着^{一份}超越。字据孤独是
字据着一种警觉，字据孤独是字据
着一种聆听，字据孤独是字据着
一种^{拥抱}，字据孤独是字据着一种来
临。雄鹰字据着黎明，鱼儿字据着
黑夜，河床字据着~~河水~~^{流水}，秋天字据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一章 绿色泡沫.....	1
第二章 迷离的颜料.....	138
第三章 抛向空中的硬币.....	173

第一章 绿色泡沫

1

菊侧身对我。她一点也不喜欢我那难看的平头。菊的头发散乱而又柔润地卷曲在脑后。在夜色中她那圆润的耳垂泛着不经意的光亮，像隐进草丛中的萤火，我的手差不多想伸过去触摸它了。在往日我会这样做的。菊今晚穿起了睡衣，窄窄的睡衣穿在她的身上被绷得紧紧的。在平常这是一具颇富生气的胴体，她热烈而又羞涩，执着而又轻柔，激荡而又专情。那件薄薄的睡衣把我和她推隔得远远的，每当她对我生气时，她便穿上睡衣来表达她的不满和抗议。我曾告诉她我要去剪一个平头，她只当是笑话骂了一句别发神经。很久以来我就有想去剪平头的冲动，我一直弄不明白这种冲动的根源是什么？那种把头发剪平的念头总在困扰着我。头发要那么长干嘛？人生下来时头发少之又少。很多伟大的人物都不

*

1

要头发，如印度的国父甘地，那个善演戏的陈佩斯也不要头发。真弄不明白头发要那么多干嘛？菊穿起睡衣睡觉，这使我无法入睡。只因剪了个平头让我紧张到现在。我惟有去数羊只看能否抚慰那清醒着的睡意……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九百九十只羊……渴望与菊相拥，渴望菊不穿衣服然后我从背后抱住她，渴望那受冷落的手指让菊小而坚实的乳房去温柔，渴望菊那像鱼儿游动的舌头，渴望闻着菊的体香睡去……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七只羊、八只羊、九只羊、十只羊、十一只羊……睡意依然在黑暗中圆睁着双眼。很多羊爬满山坡，黑暗中的双眼开始打瞌睡了，我从远处看见我和菊从一双眼里游出，我和菊牵手潜进海里，菊游得很快，很快菊便浮游在我之上，菊的身体扩展成海，我慢慢游了过去游了进去，然后越游越远越游越深，我整个身子都触碰到她海床之下。后来菊开始缩小，缩成了一汪绿色的湖。在绿色的湖旁我长成为一棵树。菊站起来摇撼着我这棵树，菊摇落了我头上的无数的叶。菊突然哭了，她用手捂住脸，她说她摇光了我头上的头发。我在梦中说这不关她的事。满山的羊群消失了，我从梦的海水中浮出。我用手摸抚那硬刷刷的头发，这种感觉既陌生又冰凉。梦幻晾晒在枝上成为了叶。真想用手去抚摸菊那圆润的耳垂呀！……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我开始又想逼使睡意去山坡上寻找羊只了……我听到有抽泣的声音——是菊哭，一时像浸在冰水中清醒，我问菊：是不是又做噩梦？菊没出声，她的抽泣似乎压抑着一种委屈。我迟疑地伸过手把菊揽进怀里，菊的身体发烫。菊拉开我的手，她的手和她的身体般发烫。菊从床上坐起，我感觉她在除去衣服，她早时的哭

泣换成热喘的呼吸，菊那赤裸的身体突然贴在我身上，我整个人像猛然掉落进滚烫的浴缸里，我刚要伸手去把灯拉亮，被菊用手阻了，我明白菊是不愿看到那个已变得难看又陌生的我。菊那浪般泛动的呼吸喷涂着我的脖子，我整个人像走进了桑拿房，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像突然被松了绑一样显得冲动热烈。我们都卷扭在滚热的浴缸里滚动，浴缸里翻腾着疯癫的水花。雾气里传来菊那既焦渴又遥远的呼唤。

2

太阳爬上来了，菊的眼角有泪走过的脚印。菊比我想象中脆弱。

3

我在公共厕所捕杀老鼠。一夜之间老鼠把我和菊的鞋子咬了；最无法忍受的是老鼠竟在我书桌上拉屎又拉尿。老鼠的猖獗唤起我宰杀的冲动。宰杀是人类的本性，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我们的始祖曾以杀戮其它动物为生，这种杀戮便会慢慢转化为一种兴奋一种乐趣，这种本能和兴奋的基因也就从此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现代人的兴奋点麻木了许多，所以想逗现代人乐，其杀戮的场面便更具规模。德国杀戮了欧洲，希特勒轻轻一笑。日本杀戮了亚洲，天皇轻轻一笑。有一日着了魔的人类把地球杀戮了，魔鬼也会轻轻一笑。我好

*

久没有笑了，今天活该这些老鼠倒霉，它们不知道小市民的兴奋和乐趣可以通过杀戮它们来满足。我把厕所里所有能让老鼠逃生的去路堵上，杀戮前我准备充足。准备了铁条，准备了开水，准备了木棍，戴好了手套。我用木棍把厕所里所有什物深入细致地敲打了一番。一时间四处逃窜的老鼠便使我领略到什么是抱头鼠窜。一只乌溜溜的老鼠从我脚下窜过，然后自作聪明地躲进那弃置了的门板里，我拿过水壶把开水灌进了门缝里，门板里很快传出老鼠那难听的叫声，我把门板揭开时，那老鼠已蜷缩成一团，全身在拼命抽搐，过了一会儿只剩下它的爪在微微颤抖了。我捏住它尾巴把它提出来时，它那僵硬了的身体依然是蜷缩的，这是第一个被我解决了的老鼠，我咂咂嘴唇把它放到地板上。接着我又把厕所的每个角落敲打了一番，我巧妙地设下圈套，我要把所有的老鼠都驱赶进那只曾包装过洗衣机的箱子里。我把所有能让老鼠的藏身之地都来回地捅了一番。我的工作细致的、彻底的、充满着兴奋的。我看见好几只老鼠都飞快地往那只洗衣机箱子里钻。我抬起了我的腿，我像猫一样慢慢地逼近那只箱子（人类多可爱）。此时我像我们的始祖一样机警地逼近猎物，像希特勒那样逼近波兰，像天皇那样逼近中国，慢慢地我把那倒放的箱子扶起，我的动作和猫一样轻柔和猫一样敏捷和猫一样冷静。我伸手把箱子里的泡沫一件件拿去，我看见有十多只古怪的老鼠挤在一角一动不动，当我把最后一只泡沫拿去，一时无所掩的众鼠突然在箱底下鼠窜开来，有几只长得硕壮的老鼠徒劳地拼命想跳出箱外。我的木棍每敲击一下，便有一只老鼠躺倒抽搐。一只、二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只！我击打老

鼠的准确度令自己吃惊。十一只老鼠我只敲击了十一次，十一只老鼠便躺倒在箱子里七孔流血四肢抽搐。我把箱子里面的死老鼠倒在地上，把它们与最早那个被解决了的老鼠放在地板上排列成整齐一排。我像鼓手一样在每一只老鼠头上又击打了一次，所有的老鼠都从此死去了，大的小的死去了，公的母的死去了，纯种的杂种的死去了，健康的带病菌的死去了，胆小的胆大的死去了，见识广的见识少的死去了，长得英俊的长得丑陋的亦无例外的死去了。看着那一列整齐而又难看的鼠辈，我像希特勒像天皇像我们始祖像猫一样轻轻地笑了一下。

我伸出舌头咂了咂嘴。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我像猫一样忙碌，像众人一样忙碌。

待我的头发长长后我要离开这个城市。

4

躺在床上，听时间的脚步在无休止地追逐。而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余的，在追逐与被追逐之间，我的思想蜷缩在一角打起瞌睡。墙角的电视报道着南涌的民工潮，一个巡警的警棍打在一个民工的脖子上。海市用铁丝网围护着那脆弱的信心，在铁丝网外阻隔了无数漂泊的憔悴了的“浮萍”。

我是一只得了病的鸽子，我丧失了飞翔的欲望。在这炎热的夏季里，我不知道我该寻找怎样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变得越来越无新意的今天，欲望的翅膀乏力了，思想开始打

*

起了瞌睡。在这个洒满阳光的城市里我是不应该得病的，而我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置身在海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至今还没离开海市），海市是个玩具王国，满街行走着的玩具都发出类似纸币的声音。闪闪发亮的发廊是长在海市脸上蛊惑的青春痘。海市是个组装起来的建筑物，在这栋新造的大楼里谁都可发现最现代瓷块与最古旧的青砖。海市的中心区开了个广告橱窗，橱窗里的塑料裸体模特被人在睡梦中涂满了口水。

乏力的翅膀载负不起瞌睡的思想，梦中的路灯下有风吹起一只塑料袋遮住了塑料模特的微笑。

5

天气是潮湿的，街道的行人总不见少。

我的每根头发都像刺猬般难看地竖着。

李大嫂走过我身边，然后连一眼没看我便走了过去。

短耳黄走过我身边，然后连一眼没有看我便走了过去。

看来自己不容易被人辨认，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自己本就一直以来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我成了一个他人不认识，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多余人。

我找了一个临街的咖啡馆坐下，随便要了杯饮料，眼睛看着街道上的行人。我看到茶色玻璃中有一个竖着头发的“我”，我冲他笑笑，玻璃中的“我”也咧嘴给了我一个黑色的微笑。

我与镜中的“我”对视了很久……

镜中的“我”自己活动起来，他爬在故乡一株很高的树上望着什么，然后摘下故乡树上的树叶，他用树叶揉成的碎片为我演绎起了我脑海中那些青色的记忆。

镜中的“我”。

天天用花生粒喂一对掏回来的小喜鹊，小喜鹊被喂得肉球般起不了身，有一回还把小喜鹊偷偷带进了学堂。偷了家里的三只鸡蛋去添叔的小卖部换到七块糖果。暑假时举着火把上窜下跳，和同伴开玩笑要把禾草棚烧掉，想不到火星弹到禾草上真把叔公那整整一季的牛草烧了净光，叔公走过来，用他那缺了一只食指的掌在我那发青的脸上留下了四个指印。与堂兄跟下屋的同学打架，同学的嘴角被我们撕破，他的父母找上门来，吓得堂兄与我躲在阁楼上不敢回家，饿了两天实在熬不住了便硬着头皮回到了家，日后被学校记了过。小河边有一座“石伯公”。大人们都说不要对它射尿，谁对它射了尿会肚子疼的。那次与堂兄堂叔堂弟表弟到小河边游泳，回家途中故意脱离他们，然后偷偷跑到“石伯公”面前，看左右无人便以最快速度对着“石伯公”撒了一泡尿，那晚整夜都在惴惴地想着肚子会不会痛，将到天亮时，肚子果然痛了。

镜中的“我”。

*

跟着母亲又回到城市。黑黝的脸膛已与一直呆在城里的同学那些白脸蛋有了很大的区别。自己那带乡音的口音总被

班里的男女同学取笑。还是总跟那些白脸蛋的同学打架。教我们四年级语文的惜珍老师快40岁了仍然独身。每当跟取笑我的同学打架时，惜珍老师便会护着我，她后来嫁给了新丧妻的县长。直至今日，我仍然觉得她是长得最好看的女人。惜珍老师不再做我的老师后，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痛恨起了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这种情绪伴随着我一直长大，无半点减弱。架一直在打，中学时熊老师捋起我的手臂，说要推荐我参加足球队。那时已没有多少人想跟我打架了，从艰难的四年级一直读到中学我已习惯了打架。中学时的那些脸蛋白皙的同学开始围着我转，他们都听说过有几个同学的牙齿是被我打掉的。但是与我最要好的还是那些来自乡村的同学。

镜中的“我”。

读高中了，英语A B C D……26个字母还经常混淆不清。筑梯田是我们读不完的书。张铁生把白卷掷在监考老师的面前的壮举令我们雀跃。黄帅的事迹又让我们激动。我们经常跟说话小声的老师吵架。该握笔的手握起锄头来竟更灵活。我就是这样长大了。有一次那个父亲在物资局当局长的同学大家都叫他“瓜丁”的同学竟想拉我去偷看一个女同学小便。我就是这样长大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长大的，青春的桅杆上撑着一张千疮百孔的帆布，青春期的我穿着一件没有文化的文化衫晃悠着，文化衫上有两种颜色：一种红色，另一种是黑色。理想主义的迷彩服被十月的手指撕破了。骷髅的眼窝里长出两根在风中颤抖的小草。

夕阳浮红的下午，他泪流满面。

镜中的“我”。

工厂的烟囱飘扬着黑色的许诺。我坐在厂房的河边，远处的夕阳和我一样孤独。三班倒的工作制，月亮和太阳经常走错家门。工友刘奇利用白天到街上摆衣服，上晚班时累得遗了精。读《红楼梦》。读《水浒传》。读《战争与和平》。读《格兰特斯船长》。读《几度夕阳红》。读《基度山恩仇记》。读《唐宋诗选》。读《台湾诗人十二家》。读《酒徒》。读《你别无选择》。读《百年孤独》。读《弗兰德公路》。读《荒原狼》。读《金瓶梅辞话全本》。读《生活之恶》。读《北回归线》。年轻时什么都想知道，年长后是否什么都会明白？渐宽的衣带不知为谁消瘦。书上长出天使的头颅与魔鬼的翅膀。

镜中的“我”。

大脑被众多的思想满塞而溢。手中的笔在排泄着膨胀的思维。思考别人的思考，创作别人的创作。激动和失眠一样令人喘不过气。青春是一坛没有保存好的酒，既苦涩也常醉人。锅炉结巴，用废弃了的底稿点燃起了希望。谢师傅放下手中的木刨和我回房间谈文学，他是一家小杂志的兼职编辑。一辈子能出一部小说足矣，谢师傅酒醉后对我说。同学“瓜丁”因聚众看黄色录像被收容。同学孙国强辞去了公职去海市的街头摆地摊。那次他回家过年，一脸尽是海市蚊子叮出的黑点。孙国强托香港司机为我捎回一本《少女的心》，这本

*

书的作者是郭沫若。郊外的田野开满了无尽的油菜花。谁吹响故乡的笛。

镜中的“我”。

患了乡愁病的我回到故乡。“石伯公”还在河的旁边，我已不敢对他撒尿。爷爷不再从桌上拿出糖果给我吃了，爷爷手中的烟筒曾敲去我童年的许多反叛。爷爷说他抽不惯我那被过滤了的香烟。故乡的一切都缩水了，包括爷爷脸上的皱纹。添叔不再开的那间小卖店已经倒塌。总想在爷爷的皱纹里找出少时的童话。离开故乡时三叔公用他那缺了食指的手在我包里塞了十几只煮熟了的红鸡蛋。鸭子浮游在那叫水塘的盆上。爷爷的头上多了几根我不再熟悉的白发。我是故乡虚构的故事，故乡也虚构了我父亲的爸爸。故乡一片浓雾。

镜中的“我”。

谢师傅回到了乡下起了房子，他已不再和我谈文学。孙国强从海市来信，他说他在海市找到了一个好单位，要我出去玩。

镜中的“我”。

打起了一个简单的背包去了海市。在草坪上看了一晚海市的月亮。海市的蚊子真的不小，我脸上也有了数个海市蚊子叮出的光荣黑点。那早清晨，我不紧不慢地冲灯火通明的

海市撒了一泡尿，尿臊随风四散。为此，便种下了一些令自己日后灵魂疼痛的种子。不再回去了，我又在一个更大的城市里呆了下来。没有人再嘲笑我的皮肤。

镜中的“我”。

生存是一部不断逼过来的轧路机，我得拼命找一些叫钱的东西把它卡住。

工厂流水线排列着很多制造玩具的“玩具”。来自香港的总管杨小姐为什么从不见笑？

镜中的“我”。

漂浮到一间书店，物化的大脑渴望着那些文字的抚摸。像读圣经般读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一个赤裸着的精神病患者行走在马路上。

镜中的“我”。

小县城已不再需要我。海市的叶编辑给我来信写着一句话：“你有天赋”，我给叶编辑的回信中写上：“我想在‘家乡’的月亮底下绞杀了自己。”家乡再也找不到能让自己喝醉的朋友了。

*

镜中的“我”。

1

1